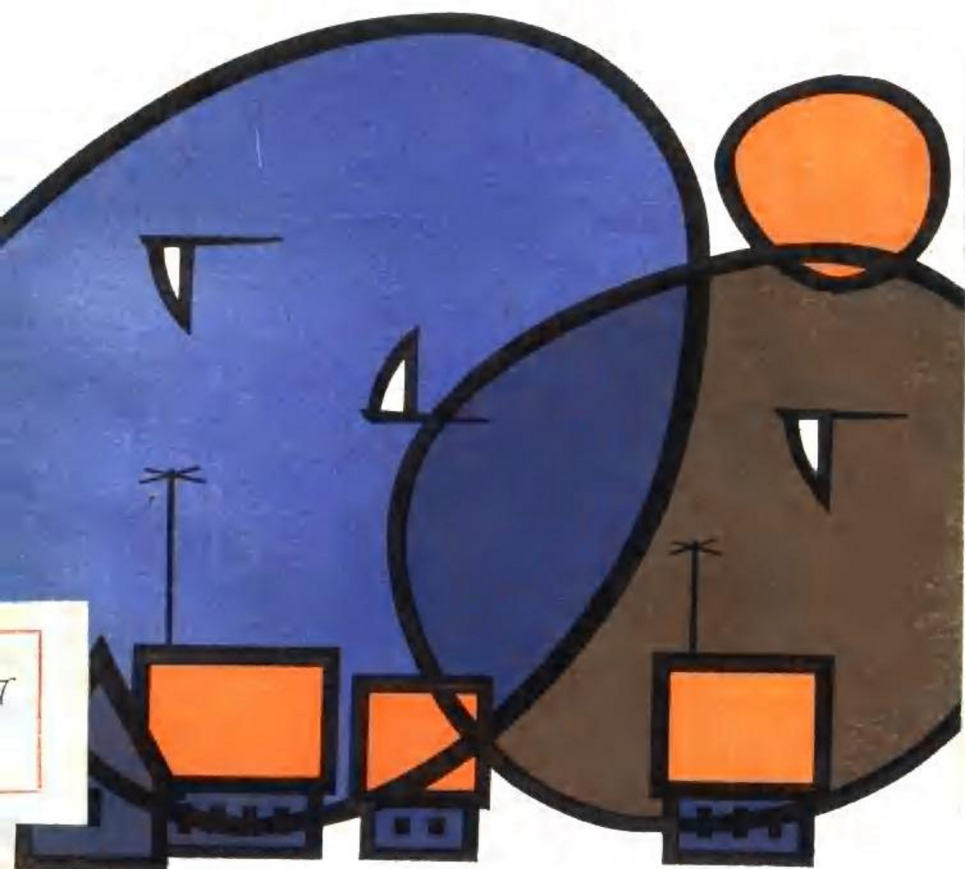


啼笑皆非集——短篇小说选

李惠文 著



啼笑皆非集

——短篇小说选

Tixiaojiefei Ji

李惠文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14,000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10 $\frac{3}{4}$ 插页：3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责任编辑：王德昌 责任校对：文 川

封面设计：章桂征

统一书号：10158·996 定价：1.40 元



李惠文，满族作家，一九三一年生于辽宁省绥中县海泉寨村。小时家境贫寒，读书甚少，十五岁跟随叔父在沈阳一家皮鞋厂学徒。解放后返回乡里当村干部，参加土改。不久调到县里，先后任县报记者、县政府政策研究员和人民公社社长。一九五八年开始写作，著有短篇集《三人下棋》、中短篇集《悲欢离合》和长篇小说《金盔梦》。一九八〇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锦州市文联副主席。

序 言

马 加

我一生最怕做两件事情：一是写字；二是写序。

我虽然上过大学，但写字只达到小学程度。这不是妄自菲薄，因为上小学时我喜欢体育，别人练小楷，我打排球。没有下过真功夫，写出的字就显得高拉歪斜，自己在家里写稿子，自己不挑捡，如果写成书法给别人看，就要出丑。

至于写序，那更需要真功夫。首先，需要研究作者的大量作品，从研究作者的大量作品中，归纳出科学性的理论来。

显然，我并不具备上面提到的两个条件。我对于李惠文同志的作品，只是由于爱好，才做了这件冒昧的事情。

记得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文艺界也出现了大跃进，提倡人人写诗，而且每个县要出一个杜甫，放卫星。形势大好，却好景不长，接着，三年困难时期来了，由于饿着肚皮，卫星没有放出来，文艺创作也有些不景气。正当那不景气的时候，李惠文同志却在辽西平原上崭露头角。

李惠文同志是满族人，从小就在辽西农村长大的，只读

过七年书，文化不算高。他当过徒工，做过农村干部，当过供销社营业员，县报社记者。他的祖父是驴皮影艺人，说过杨家将和老罕王的故事，乡间的艺术熏陶和丰富的农村经历，给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读他的作品，既有浓烈的乡村的泥土气息，也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有的短篇小说真是别开生面，技巧圆熟，趣味横生，算得上是短篇小说的能工巧匠。

李惠文同志有着自己的创作方法、风格和构思。表现出来的特点在于一个“巧”字，俗话说，“熟能生巧”，他的技巧建筑在深厚的生活泥土上，没有生活的土壤，那种技巧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因为他对于辽西农村是那么熟悉，他的短篇才写得生动幽默，语言精练，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可以摸得着，看得见。《三人下棋》里的薛诚和“二八月”、《省长来到小庄》里的郭老福和省长，《蛮人小传》里的歪髻大婶，《巴掌队长》里的赵冲，《六亩三分田》里的王老登，都写得活灵活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各有各的特色，把人物安排在特定的环境和情节中，既是写故事，也是在走棋，牵着读者跟着走，往往在结局时写出画龙点睛之笔。

《三人下棋》和《省长来到小庄》都显示出高度的技巧。《蛮人小传》和《六亩三分田》的讽刺，叫人啼笑皆非。但也有的篇章，为了追求技巧，顺手牵羊拉来一些情节，不够自然。文章写得自然了，犹如行云流水，才是没有技巧的技巧。

一九八三年初，省作协召开一次中篇小说座谈会，由作品的风格谈到创作发展的前途，有一位作家谈到现代派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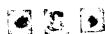
法国的萨特。李惠文同志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边叉着腰，一边做着手势，严肃认真地和人争论起来，很有一股蛮劲。会后，李惠文首先离开了会场，拦住我的去路，脸色发青，认真而又激动地对我说：

“马加同志，你说说，我们这一套，难道行不通么？”

“我们和人民走在一起，走的是阳关道，不是独木桥，怎能行不通呢！”我笑了笑，鼓励他说，“你应该拿出那股蛮劲来，一条道跑到黑。”

一个作家，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首先要成为一个思想家，思索生活，思索自己的时代，走自己的创作道路。

1985年8月9日



目 录

序 言

马 加

搬家.....	1
六亩三分田.....	10
搞不着对象的姑娘.....	21
金鸡岭下.....	37
归来.....	46
买“花鞋”的故事.....	51
更名记.....	63
心病.....	67
巴掌队长.....	74
埋怨.....	92
运气.....	99
官屠夫的“特权”.....	111
没有做完的报告.....	120
蛮人小传.....	124
拔气门芯.....	153
左撇掇的故事.....	160

谁迷糊.....	173
社长的妻子.....	179
肉嫂.....	193
谁是散发“热能”的人.....	205
动机不纯.....	215
报恩.....	227
善财“难舍”的人.....	238
啼笑皆非.....	250
气.....	263
穷教师与老钱锈.....	284
一事当前.....	303

搬 家

一

庄稼人最喜爱建设自己的小家园。他们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自己的家园建设上，累断筋骨也没有怨气。共产党来了，庄稼人所以那样拥护，就因为共产党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安居乐业的好条件。

解放后，猴山脚下的狼尾庄有一户家园建设得很漂亮，五间大石灰房坐落在庄西的平坦地段上，房山砌着带有阴阳面的豆腐块图案。石头院墙，红色砖带，墙帽用白灰抹得溜光，连公鸡打鸣都站不住脚。屋后一排倒栽柳，门前一排钻天杨，两侧是槐荫环抱，每到春末夏初，槐花盛开的时候，满院子飘着扑鼻的香气。

这家的主人叫康老三，两个儿子都是壮劳力。大儿子康顺娶了媳妇也没有单过。媳妇是庄稼院的好手，生下一个孩子，让婆婆在家带着，出了满月就上班干活去了。一家六口人四个劳动力，合作化头一年就挣一万多分。那时候分值也高，到秋后分钱的时节，康老三用草帽子兜回家一帽兜票

子，建设一个美好的家园，当然不成问题。

可俗话说得好，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康老三怎么也没算计到，新房院套还没住上三年，大跃进来了，县里要在猴山脚下修大水库，狼尾庄这儿正好是库底，于是就成了动迁户，动员他搬家。

“我不搬！”康老三哭丧着脸说，“我就不信他那水库能修成，等水钻进我家门槛我再搬！”

“爹！那样不行哩！”比较开通的大儿子康顺劝着爹爹，“人家都搬，咱不搬哪行！”

康老三当然再也找不出违抗潮流的理由来，只是不吱声。他实在痛惜用他全部心血营造的这个小家园。

过了些日子，他看见别人家真的动手拆屋了，有的投亲靠友，有的选好搬迁地点，在那里盖上了新居。康老三心想：“我抗硬怕也硬不过去哩！可我还得候些天！等他水库动工，我再搬迁也不迟！”

然而这一候不要紧，公社书记领着县委书记登上康老三家门了。

“康老三，听说动员搬迁你不通？”公社牛书记单刀直入问道：“你是老贫农，可不要当大跃进的绊脚石哩！你不能忘本，要知道好日子是谁给你的，没有共产党，你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吗？”

康老三不言语，他能说些什么呢？牛书记这番话，不是把他这老嘴全堵严了吗？！

“康老三，我听说你是狼尾庄最忠厚的老贫农，”县委马书记接过说，“咱们修水库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咱贫下

中农得把眼光放在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上啊！总是小农经济的思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建成共产主义？”

康老三心想：我要是绝户就好啦，他说要为子孙后代造福，我有两个儿子，又有了孙子，这话又把我嘴堵住了！

“怎样？康老三，”公社牛书记逼问道，“刚才县委马书记这番话你听进去没有？你要在县委领导面前表表态度嘛！”

“表啥态哩！”康老三象傻子一样望着两位书记，“我想不通，为啥头几年不张罗修水库？要头几年张罗修水库，我这新房就不盖这哩！”

“头几年不是没大跃进嘛！”公社牛书记解释说，“今年开始大跃进了嘛！再说头几年马书记还没调咱县工作哩！这水库是马书记到咱县以后才张罗修的。这说明马书记调咱县来是咱县人民的幸福！”

想不通的康老三，满脸阴云。那日益见瘦的腮帮骨蠕动着。马书记来是全县人民的幸福，可对我康老三是痛苦哩！

“我搬！”老人家狠了狠心，“明天就拆屋！不能因为我一家影响全县。可就是我还没打准主意往哪搬好！”

“往下游搬嘛！”公社牛书记高兴了，“将来水库修成，下游能受益！”

康老三寻思一下牛书记说的也在理，我为水库搬迁一回，再不搬到受益的地方，就更不上算了！对，往下游搬。

二

康老三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带着两个儿子把自己的小家园拆除了，并在水库的下游选定建造新居的地点，开始重建家园。这期间自然也有集体的人力和车工的支援，更有国家经济上的合理补助。这一切都让康老三说不出话来。好算细帐的庄稼人，躺在炕上一寻思，他除了掉的眼泪算做损失以外，别的方面都没有吃亏，当然也没拣什么便宜。

选定这新居的地点也很理想，在水库的下游不远。只要将来水库一开始放水浇地，这儿就是头一个受益的地方。住在山区的庄稼人，祖祖辈辈受够了旱魔的苦。每到春旱严重的年头，为了下种见苗，有时跑出几里之外去挑一担水。康老三一想起这些，倒也觉得修水库还是应该的，县委马书记说的为子孙后代造福那句话，对劲！

心情逐渐转过来的康老三，在重建自己家园的过程中，随时可以看到水库轰轰烈烈动工的场面。他现在的想法跟没搬迁之前大不相同了。那时候他不希望水库修成，现在倒是盼着水库能浇上庄稼才好哩！

“顺儿，你明个也上水库吧，”他对大儿子说，“咱家这房子已经树脊起来了，也上了大泥，剩下的活计我跟老疙瘩慢慢弄去吧！”

大儿子纳闷：“爹，你这是咋哩？”

“不咋哩，”康老三摊开心里话说，“爹看这水库还是修得对，将来确实能为咱子孙后代造福哩，咱一家好几个劳

力，不给水库添一锹土，不大对劲哩！”

康顺听爹说出这番话很高兴，说：“那我明天就上水库去！”

三

重建在水库下游的康老三的新居终于建设好了。除了房前屋后的树木没有长起来之外，其他方面都跟原来的差不多。水库大坝自然也建成了。康老三到大坝上看了看，嗨！这大坝真有气派哩！那坡面全是用白石头砌的，还镶上几个大字，叫猴山水库。每个字都比他盖的新房还大。坝顶上能对开两辆汽车，这真是万年牢。再看看水库里边蓄的水，真是老鼻子水啦！一眼望不到边。这要是遇上早年头，把水库里的水往出一放，猛劲浇嘛！他眯缝着笑眼，手搭凉棚遮着阳光，站在大坝上观察半天，终于观察出一点问题来。嗯？这水库是修好了，可那干渠咋不张罗动工哩！见到书记我得问问这事儿。

过了几天，没等他见着书记的面，公社牛书记突然来到他家了。

“好啊！”牛书记夸着说，“康老三，你这新房院套都弄得不错啊！”

“啊哈！”康老三心满意足地摩挲着满脸络腮胡子，“还算中吧。当初那时节让我搬家我想不通，怪我没把眼光放在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上，嘻嘻……”

“你看那大水库修的好不好啊？”公社牛书记又问道。

“好，太好啦！”康老三由衷地夸着，“可就是该张罗修干渠了。要不明年春天一早咋浇地？”

“是啊，我就是为这事找你来了，”牛书记和颜悦色地说，“我还怕你老头子想不通哩。干渠马上就动工。可咋个一测量，你还得搬家呀！”

“啥？”康老三的表情，好象突然看见了老虎，“你还叫我搬家？”

“你看怎样！我就知道你老头子得吃惊嘛！”公社牛书记心平气和地说，“这是一条总干渠，一直通到南半区大平原，是不能有弯的，有弯搁不住水冲。咋个一测量正好从你这院心穿过，你不搬家咋办？”

康老三痴呆地站在那里，象根木桩子。他两眼失神地盯着牛书记，寻思着这个牛书记是不是故意跟他找别扭。不是的，他想不出什么地方惹着过牛书记。牛书记向来跟他和颜悦色。那么是怎么回事呢？

“我怎这么倒霉哩？”他终于冒出这句话，“咋都让我康老三摊上了？”

“这不是倒霉，”牛书记解释说，“这是赶巧了。你还是得从大局着想，你再搬一次家，公家照样给你损失费，保证不让你吃亏就是。你要是不搬，这干渠绕个大弯，公家的损失可就大了。县委马书记不是夸过你嘛，你是狼尾庄最忠厚的老贫农，咱得把眼光放在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上啊！”

“我知道，”康老三皱着眉头说，“县委马书记还说这水库是为子孙后代造福哩，我康老三要是个老绝户，头一步我就不搬；差的不就是我有儿孙后代嘛！”

“这就对了，”牛书记顺劲夸赞说，“我就猜着你老头子会想得开的，那明天就开始搬吧，别影响整个工程。光有水库，没有干渠也是浇不了地啊！”

“那倒是！”康老三眉头仍是紧皱着，“不能因为我一家，影响全县。可我这次还往哪搬好哩？”

“往下游平原地区搬，”公社牛书记高兴地说，“那里明年春天就能水浇地，要是春旱，种地就不愁了。”

“好吧，明个就拆屋！往大平原搬。”

四

四个月以后，康老三搬到大平原的新家又建设起来了。公家的补助照样使他说不出话来。不过，老头子一直惦着那干渠，到底修到哪儿了，水啥时候能流到大平原这地方来？这天抽空，他来到工地看了看，呀！哪里是干渠！原来修的是一条笔直的公路，干渠还没影哩！公路上汽车不断，车上坐的人都是满满的。他看明白了，这些人都是来这参观水库的。康老三心里凉了半截，哦！他们修水库为的是让人到这参观啊！要知是这样，我说啥也不能给他们搬家呀！忠厚的老汉有点后悔了。

他到了水库，给他的感触更是不快。那县委马书记正给参观的人群介绍经验哩，掌声使书记容光焕发，从书记嘴里掏出来的经验滔滔不绝。康老三肚子里的气，却鼓鼓地往上冒。

一转身，康老三看见公社的牛书记了。他扯住牛书记的袄袖子说：“牛书记，第二次你让我搬家，说是修干渠，咋

修成公路啦！啊？这是咋回事？”

牛书记咧了咧嘴：“这个……是这么回事，水库修成了，就轰动了四面八方，都要求参观，不先修公路，怎么开汽车啊？县委马书记就决定先修公路后修干渠。为着让参观的人看见咱们的水库能蓄大量的水，溢洪道都没有往大开。”

康老三当然没心思再听牛书记的废话了，这位忠厚老实的庄稼人，能牺牲自己的一切，就是为着水库里的水能浇上田地，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县委马书记说的那个远大目标还有什么意义哩！至于溢洪道开多大，水库里的水蓄多少，那都是给书记的脸上增添光彩的事情，跟庄稼人的饭碗子有多大关系哩！康老三一赌气转身走了。他要看看这干渠到底啥时修！

康老三一直等到第二年春天，也没见这干渠修上。又赶上这年春旱，瞪眼瞅着满库的水不能流到田里来。康老三寻思自己那么顺当地挪了两回窝，全是上当受骗了。什么为子孙后代造福，什么共产主义远大目标，都是为了他们自个儿造福啦，为他们自个儿找目标啦！

春旱熬过去了，庄稼人没借上一点水库的光。到了夏天，淫雨连绵。康老三自然忘记了水库，但是水库并没有忘记康老三。一阵暴雨过后，就听水库那边“嗷嗷”吼叫起来，不是好声。康老三上房一看，唉呀！可不好啦！水库决口了！水头有一房那么高，直冲平原这边滚来。康老三就赶紧招呼家里人躲水。往哪躲哩！这要是在老家山区就好啦，可以往山坡上跑；这儿都是一样平，只好躲在房上了，于是全家人就都爬到房上来。转眼间水头进村了，就听各家各户

的房子连着倒起来，哭喊连片。康老三想，我这房是新盖的，约摸倒不了。刚这么一寻思，房盖就晃起来，随后就一声巨响趴铺了。幸好房盖没有散架子，变成了木筏，托着一家人，忽忽悠悠顺水漂走了。这时，康老三把嘴唇都咬出血迹来了，他愤恨地说：“这回干部们省心了，再也不用着他们动员咱搬家啦！”